

紀念故友王爵榮兄

丁維棟

強烈的國家觀念

故監察委員王爵榮博士，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三日中午，在洛杉磯他的愛子王華醫師家中，因心臟病突發而猝然逝世，迄今匆匆將屆週年。筆者與王博士由於參與世界青年商會活動而訂交，他是最敬佩的一位有三十年交誼的老友。他能力極強，具有高度的工作熱忱，一生多采多姿，遠在中國大陸淪陷之前，以一個三十出頭的青年醫生，在各方英豪集中的上海，當選上海市議員，成爲一個出色的民間領袖。在大陸淪亡之後，他一無憑藉，僅以他精湛的醫術，以及一口流利的法文，在法國殖民地越南開闢新天地。在短短六七年間，他不但立定脚跟，而且能配合當地局勢之變化，與吳廷琰代表的越南民族主義新興的政治力量，結下相當深厚的關係，成爲我國在越南華僑中的領袖人物，並且成爲臺北與越南華僑之間的橋樑。而且在民國四十五年及四十六年南越政府全力推動「華僑越化」政策之際，吳廷琰總統特別欣賞王博士的才華出衆及其影響力之大，擬將在越華僑五幫合併，推王博士爲「總幫

長」。王博士拒不接受，並上書吳廷琰，說明理由。據王博士對我透露：當時吳總統通過王博士的越南友人，內中具有閣員身份的，與他懇談，表示吳氏倚重之意，並暗示只有王博士具有越南國籍，將來借重之處尚多，甚至可予以「閣員身份」的政府職位。三十年後看來，王博士實在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，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，所以能對高官厚祿，無動於心。否則以當時南越開國之初，人才異常缺乏，他如果順水推舟，一定是另外一種局面。不過在這個事件上，亦可以看出他的崇高人格與強烈的國家概念。

青商會亞洲主席

王博士是位醫師，但他具有多方面的能力，他的常識異常豐富，對於重要問題瞭解深刻，而且頭等的口才與演講能力，他能够以沒有政黨背景青年登上上海市議員的寶座，主因在此。他的法文很好，那是由於出身震旦大學之故，而英文亦能說得十分流利，實在是難能可貴。王博士是一位開會專家，做起主席來頭頭是道。因爲具備了這些條件，他順理成章的於一九五七年，

被推爲國際青年商會亞洲區副主席，任職一年。當時青商會在南越很有力量，好幾位閣員都是青商會會員，但是亞洲區副主席一職，却意外的落在一位華僑身上，完全是由於王氏才力出衆之故。是年五月，在西貢舉行亞洲年會，筆者當時以中華民國青商會總會會長的身份，率團赴西貢開會，並在王氏協助之下，順利爭取到青商會第八屆亞洲年會在臺北舉行。當時政府來臺不久，經濟尚未充分發展，知名度沒有今日高，所以國際性的會議不會在臺北舉行。我們於西貢會議中爭取在臺北開會，花了許多說服性的努力，而「八亞洲」則是在政府遷臺之後，在這裡舉行的第一次民間的國際性會議，參加人數在三百五十人以上。

預見南越危機

美國在五十年代中期，進入東南亞，在排除法國殘餘勢力之後，支持南越成爲東南亞的新興國家，以對抗在共黨控制下的北越。她的第一步工作，是支持並培養本來籍籍無名的吳廷琰，用各種美式的宣傳方法，加上龐大的美援，使吳氏

成爲一個新興領袖，以對抗有國際重大聲望的北越主席胡志明。這本來就是一項艱苦的工作，因爲胡志明在越南人民心目中，早已成爲反抗法國爭取越南獨立的民族領袖，要支持一個新人與其抗衡，談何容易。不過，當時的美國，以很大的決心，動用龐大的軍援經援，如果大家開誠佈公、精誠團結的話，南越的獨立與發展，還是可能的。

可惜事與願違，早在一九五七年美國全力支持南越之際，王爵榮已經看出美越關係的潛在危機。他一次告訴筆者，吳廷琰自視過高，個性太強，與美國駐越大使關係欠佳，他指出：兩人在談到重大問題而意見不一時，吳廷琰對於美國大使的談話，往往裝作沒有聽見，亦不作答覆，以致引起對方之困窘。王氏預測，這種情勢的發展，會導致美越高層間的誤會與交惡。他不幸而言中，因爲演變到六十年代中間，華府已十分厭惡吳廷琰政權，竟欲去之而後快。在政府影響力之下，美國的報紙醜化吳氏家族，中情局進而分化吳氏下面的將領，使其對抗吳廷琰。政治真是冷酷無情，在五十年代美國培養吳氏，使其成爲國家領袖，曾幾何時，不到六十年代中期，美國竟策動越南將領起而倒吳。南越從此羣龍無首，無力對付北越的南侵，終使美國捲入越戰。王博士有一次對我說：自吳廷琰垮臺之後，南越失去了向心力，同時每一個軍頭，一有機會就想當總統，所以政變不斷，局勢無法安定下來。以前南越軍隊在統一指揮之下，尚有力阻止北越南侵，現在則完全失去這種能力了。華府震動之下，最初尙想以

空軍力量，阻止北越共軍攻勢，後來證明無效後，只能被迫在一九六五年初，以美軍五萬人駐防南越，這是美國陷入越南泥沼的開始。王爵榮回憶往事，慨乎言之。

鞠躬盡瘁而去

王博士瞭解南越情勢，但一九七五年南越淪陷之迅速，使他措手不及，幾陷危城，在西貢失守前三天他才離開越南，取道法國而至加拿大，依規定居。在臺灣的朋友們，因當時消息阻隔，都爲他的安全擔心。據他事後表示：當時南越軍瓦解，阮文紹被迫辭去總統之後，南越政府推親共的陳文明將軍上臺，與北越展開和談。當時西貢的軍民有一種幻想，認爲和談既開，局面終可以拖一個時候，因此大家沒有作逃難的準備，同時，到最後一分鐘，還認爲美國不會袖手旁觀。這種心理害了人，不少越南公私領袖爲之傾家蕩產，甚至喪失自由與生命。王博士承認是在最後一分鐘，被友人提醒而離開，但他在越南二十多年的經營，包括診所與博愛中學，都在一夕之間，化爲烏有。他的身份是一個流亡醫生，在加拿大學習針灸，希望在海外開業。

民國六十九年，他當選爲僑社增額監察委員，以後的五年，是他生命中很輝煌的時期。在監察院中，他是一位全神貫注全力投入的委員，對所有問題都有深度的瞭解，發言中肯，立場大公無私，所以能得到朝野的尊敬，成爲監察委員的模範。據可靠消息：政府六十九年慎選僑區中央民意代表時，本已決定選王爵榮爲立法委員，並

本雜誌本期裝訂如有掉頁、缺頁、破損，請寄回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調換。

由某要員電話通知王氏本人。但最後局勢一變，他成了監察委員。擔任此職後，他把一年的時間分爲兩半，一半在臺灣，一半在海外，都是辛苦而費時的調查工作。有一次在夜宴中，我看到他頸上加有「校正圈」，驚而問之，他說是在山地區作調查時，睡的床鋪較高，下有階級，他午夜夢醒，下床時以爲尚在臺北，一脚踩空，摔了一大跤，以致頸子受傷，必須作相當時間的醫療。

大概由於他堅強的個性，以及醫生的保密習慣，我們許多他的老朋友，都以爲他有完全的健康，而不知道他有危險的心臟病。否則的話，我們一定會婉勸他改變生活的方式，不要沉醉於工作之中，以致危害到自己的健康。他在宴會時，雖然談笑風生，却是滴酒不進，現在想來，已是王氏保護自己健康的措施。他最後的突然去世，實在亦是死於工作之中。因爲他當時擔任全球越棉寮難民聯合會的秘書長，平時在臺北、歐洲、美洲、中南美洲訪問難民，搜集資料，已是辛苦萬狀。這次在美洲開會時，王氏身負重任，更爲忙碌，其工作的荷負量，超過了他的體力，以致在兒子家中晨間灌花之際，突然中風，而致一蹶不視，對於國家社會，均爲重大損失。